七日談（香港篇）

吃魚

何志平

魚是香港人日常餐桌上常見的一種美味佳餚，營養又滋補。母親愛吃魚，但家中外傭擅長煎而總是做不好清蒸。於是每隔一兩周，我與弟弟都要帶她外出吃蒸魚。她雖然年紀大，牙口不好，卻最會吃魚。

母親不偏愛大塊的魚肉，但對魚頭、魚尾及魚骨情有獨鍾。說起來，她喜歡吃、習慣吃的這些不起眼部位，都有一個遠大於食物本身的故事。這種飲食習慣也算是在長期家庭生活中逐漸形成的行為模式與特徵，是她多年人生妥協的結果。

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她嫁給父親後，一家大小，三世同堂，近二十口人，每次吃飯時能把桌子擠得爆滿。南方水系縱橫，既有江河還瀕臨大海，也有海魚和淡水魚，魚類資源豐富。伴水而居的人們把身邊水體空間分得細緻多樣，就像青、草、鰱、鱲之外，又給魚細心地命名為鱘、鯉、鯇、鱸、鱔、鱖、鯿、鱘、鱧、鮎……至於其他喊不上名字的魚兒，更是不在少數。那時受社會文化及捕撈等經濟條件制約，香港食材有限，平民飲食中最為物美價廉的魚類主要是烏頭、草魚、大頭魚、羅非魚等淡水魚。

淡水魚肉雖厚實有韌勁，但有揮之不去的魚腥味，小刺也特別多，吃時需小心為上。但魚往往一上桌，只見一雙雙筷子飛舞不停歇，大家爭先恐後搶着吃。我會拿筷子後，也是你一口我一口，看誰吃得更快些。結果四歲那年，一不留神骨鯁刺喉，嚥不下吐不出，難受至極。祖父讓我喝醋喝水，小叔叔說用力咳，小姑姑乾脆讓我吞白米飯往下裹……家裏人用各種最原始的辦法對我進行施救。歷經三四天寢食難安之後，魚刺不知怎的忽然消失了，我從此拒絕食魚。至少，在十八歲以前是根本不吃的。

母親是長嫂，吃飯時悉數讓着一群小的，待到最後，盤中僅餘下魚頭、魚尾及把魚肉都扒掉的主骨了。她才端着飯，專注於剩料部分，一條條地分開尾梢並認真吸吮着主骨邊，甚至將骨頭一截截折斷，享用其中的骨髓。這種時常吃剩菜、嚼魚骨的場景，就是兒時母親吃飯的全部內容。母親的食物，其實更像是一幕關於愛的雕刻，一刀一刀地刻在我們的心上。尤其不久我們一家四口搬出單過，母親一如既往不愛吃魚肉，包括桌上所有好吃的東西，都是不愛吃，讓父親和我們兄弟倆多吃些。她用溫柔的謊言，為一大兩小三個男人撐起整個世界。

後來留洋海外，我在與同學聚餐時發現美國人吃的海魚，全是一大塊一大塊的蒜瓣肉，沒有亂刺，才在他們鼓勵下重新吃魚。十六年後再返港，昔日熟悉的地方煥然一新，魚蟲蛇蛤隨手可得，烹而食之，鮮活生猛，淋漓盡致。一尾清蒸魚，一碟新鮮的蔬菜，是香港人簡單而美味的家常便飯。只是魚的種類，由淡水魚延伸至海魚，石斑魚和三文魚一躍成為市民受歡迎的代表性海鮮，包括老鼠斑、蘇眉魚、海紅斑、青衣魚。其中老鼠斑最名貴，海紅斑、東星斑、三刀魚、龍躉等也是高檔宴席常見選擇。

魚的做法多種多樣，南北烹飪技法各有千秋。無論是蒸燉煲煮炒煎炸爆，還是紅燒、乾燒、清燉、汆湯、水煮、刺身，單就味道而言，有辣有甜有酸，有鹹中帶甜、甜中帶酸，有辣中帶麻、酸中帶麻又含辣，還有淡而無味，沒有精確的標準，只憑個人口味。但在香港，唯有清蒸，是最能體現粵菜清淡及保留食材原味的烹調方法，講究火候與少油少鹽，只放葱薑醬油而已，鹽是能免則免。醬油一般都是店家自己調製的，務必達到味清淡而肉鮮嫩，最大限度保留住魚的原汁原味，目前市場上售賣的各家品牌蒸魚豉油就來源於此。

我自然而然地開始喜歡起香港清蒸海魚。每次家中聚餐或每年除夕，母親「無魚不成宴，有魚才成席」，必備一道清蒸魚壓軸登場，圓滿了年年有餘、歲歲有餘的嶺南家庭食事，代代傳承，生生不息。原來人生就是這樣循環守恆，疏遠和回歸，需要時間和距離。我們離開家鄉，是為了確認自己已經不再單一。當我們都足夠豐富時，家鄉最初簡單的食物卻又漸次清晰。

這天，我們又陪着母親到中環街市附近一餐館吃魚。上菜的阿姐一聲「魚來了」，躺在橢圓形菜盤裏的清蒸石斑，周邊撒着翠綠的葱絲和金黃的薑絲，香味撲鼻。然後熟練地左手執餐叉輕壓魚背，右手持餐刀沿魚脊中線從頭至尾劃開，將魚頭、魚尾切開，放入服務盤中，再把上片魚肉與脊骨分離，完整剔出魚骨後上下魚肉合攏、恢復魚形，澆回原蒸魚汁。我們照舊將魚頭、魚尾、魚骨及部分魚肉奉給母親，她下箸食用。有時來不及剔吐魚刺，伸出舌頭往嘴邊一送，一根刺便貼在了嘴角邊……多少歲月裏的奔波與疲憊，亦在母親的咀嚼中悄然消散。

空氣裏都是滿足，魚裏有故事，故事裏有我們和母親。無論是面前坐着的人，還是盤裏有喜歡的味道，都讓生活值得期待。人生大事，莫過於吃喝二字，凡事不宜苟且，而於飲食尤甚。能品得了美食，自然能抗得了人間風雨。只要認認真真地體滋百味，踏踏實實地一步一行，心靈的安放或許就在其中。想起一部影片中的對話：「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天你要幹什麼？要吃很多好吃的，叫上喜歡的人。」也許生活不夠溫柔，但食物總有辦法，將我們治癒。三餐煙火暖，四季皆安然，過好當下，眼前，嘴裏，心上的，便是最好。

與母親吃魚，幸福着，快樂着……

◀香港海鮮市場。

位於西九文化區的M+博物館昨日宣布與法國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夥伴關係，雙方共同確立涵蓋四大重點領域的合作框架。M+博物館館長華安雅和龐比度藝術中心主席洛朗・勒邦於昨日簽署合作意向書，合作以協作研究及策展合作為核心，旨在促進亞洲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同時鞏固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之定位。明年起，M+博物館將呈現一系列與龐比度藝術中心聯合主辦的展覽，展出來自龐比度藝術中心的館藏等。

大公報記者 劉 毅

▲M+博物館。

▲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

M+與龐比度藝術中心簽訂合作意向書

將共同舉辦大型展覽 展出兩館館藏

龐比度藝術中心與羅浮宮、奧塞美術館被譽為「法國三大博物館」，館藏超過10萬件，主要是現當代藝術品，涵蓋繪畫、雕塑、攝影、裝置藝術、設計等，包括畢卡索、馬蒂斯、杜象、芙烈達・卡蘿等藝術名家的經典作品等。

「香港處於亞洲藝術樞紐位置」

M+博物館與龐比度藝術中心確立的合作範疇涵蓋四大領域：策展研究合作、展覽策劃與分享、共同委約創作及作品展示及藏品互借，標誌着法國國家級文化機構與亞洲首間全球性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之間的重要夥伴關係。

M+博物館館長華安雅表示，M+博物館是植根亞洲的博物館，此次合作是M+博物館在全球層面推動研究導向型長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兩家博物館同樣秉持着讓多元學科惠及大眾、促進策展交流的願景，雙方聯合策劃的展覽，將通過知識共享，進一步強化與龐比度藝術中心策展團隊和項目的聯繫，有助深化全球文化聯繫。

龐比度藝術中心主席洛朗・勒邦也指出，如今龐比度藝術中心正處於建築翻新之中，國際博物館之間的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有助館藏展品接觸到更多的觀眾，也是持續促進跨文化的對話。這次合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雙方共同舉辦及展出的大型展覽，展覽將把香港的館藏帶到巴黎，也會將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的館藏呈現給香港，乃至亞洲的觀眾。

他在簽約儀式現場介紹龐比度藝術中心時說道，這座展示現當代藝術的法國重要文化場地，曾經也因為其建築設計而備受爭議，但它也是少見地融合多種多元藝術的展示平台。

洛朗・勒邦在簽約儀式之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之所以選擇香港，選擇M+博物館作為合作夥伴，也是看中了M+博物館的發展和潛力，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亞洲藝術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而香港正是處於樞紐位置。」

M+博物館與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將共同舉辦及展出大型展覽，雙方將策劃一項標誌性展覽，展出來自兩館館藏，重點展示法國與大中華地區視覺文化豐富多元的面貌，以及兩地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展開的新對話，展覽將在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重開後展出，其後移師M+博物館。

▲M+與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建立多年期策略夥伴關係，華安雅（右一）與洛朗・勒邦（左二）為簽約代表。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明年起，在M+博物館將展出來自龐比度藝術中心的館藏，展覽以雙方為期四年的合作研究為基礎，分階段推出，首個展覽將在明年於M+博物館焦點空間舉行，其後是由龐比度藝術中心及M+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另一項大型展覽，再之後是2028年在包陪麗、渡伸一郎展廳舉行的研究型展覽。

雙方將開展聯合研究項目，促進策展人、研究者及博物館專業人員之間的深入對話與交流。這些合作將支持研究導向型的策展手法及項目，聚焦20、21世紀西方與亞洲藝術，呈現雙方共同關注的研究與當代藝術論述。項目亦得到霍氏家族基金會支持設立為期4年的博士後研究學人計劃。

雙方的夥伴關係還包括共同委約創作流動影像作品，並由明年起於M+博物館幕牆及位於法國馬西的龐比度法蘭西島中心藝術工廠頂層觀景台展出，進一步拓展在公共領域展示藝術作品的新平台。同時，是次合作將支持雙方藏品互借及協調展出，促進更深入的藏品研究，並提升公眾接觸兩館館藏的機會。

康城影展揭幕 《霸王別姬》重映

康城影展2026(一)

第79屆康城影展剛於5月12日開幕。康城影展於世界影壇的注目程度如今不斷上升，因近年在康城獲獎的電影均能直搗黃龍，殺入來年的奧斯卡金像獎。這幾年的影片除了入圍「最佳國際電影」外，更有機會橫掃其他大獎，甚至提名「最佳影片」，風頭更直接蓋過低迷的荷里活製作。

王 勛

3月剛頒發的第98屆奧斯卡金像獎中，「最佳國際電影」的提名影片有五部，其中四部均是去年在康城影展首映的，包括伊朗導演約化巴納希的金棕櫚大獎得主《純屬伊朗意外》、挪威導演約謙特艾爾的評審團大獎作品《情感的價值》、巴西導演基巴文當加費路勇奪最佳導演及最佳男演員的《罪惡嘉年華》，以及由法國導演奧利華歷斯執導，獲得評審團獎的《末世狂沙》。這幾部影片囊括了多項提名，更成為全年各大影展及頒獎禮的指標，使康城的公眾認受性大為提高。

至於本屆的開幕典禮，大會請來了多位老牌美國演員出席，包括珍芳達與鍾歌蓮絲等，還有帶同當年金棕櫚獎得主《霸王別姬》的修復版再臨康城的鞏俐。另外，大會亦頒發了榮譽金棕櫚獎予《魔戒》系列的導演彼得積遜，而頒獎嘉賓則是當年在片中的男主角伊力查活，令本屆康城繼續星光燦爛。

本屆康城影展的評審團陣容遲遲未有公布，甚至在場刊內也未有印上，可見邀請評審時有一定難度。評審團主席一職最終由韓國導演朴贊郁擔任，他曾經多次入圍康城影展，並憑《原罪犯》奪得當年的評審團大獎。評審團名單仍有偏重演員的傾向，但整體而言算平衡，希望能選出最實至名歸的水準之作。

開幕片娛樂性豐富

選片方面，今年的大師作品不算多，最著名的要數西班牙的艾慕杜華、伊朗導演阿斯加法哈蒂，及羅馬尼亞導演基里斯汀穆基了。不過，多位近年冒起的影展寵兒則非常令人期待，包括曾執導《冷戰戀曲》的波蘭導演彭維彭域高斯基，《天堂無門》的匈牙利導演拉斯洛尼美斯，以及《荒謬啟示錄》的俄羅斯導演安德烈薩金塞夫等。

上屆的開幕電影並非競賽影片，是由法國新晉女導演執導的愛情歌舞劇。本屆則選映了法國愛情喜劇《電擊女神》作開幕，跟去年的路向大致相同。本片雖不是競賽影片，由商業導演彼埃沙華多利執導，講述一位在馬戲班以表演「電擊接吻」而收取微薄酬勞的女子，陰差陽錯下假扮靈媒為一名喪妻的畫家通靈，因而令他重拾生趣，二人更產生了微妙的感情。表面上陳套的愛情片套路，卻拍得非常扎實，且節奏明快。據說本片的故事概念來自《心動120》的導演羅賓金比路，不知他的功勞到底有多少，但本片中的趣味與跟電影的關聯，就為本屆康城影展定下了可喜的開幕氣氛，令大眾對往後7天的競賽影片抱有樂觀態度。

本文作者為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

▲鞏俐（中）亮相康城影展開幕式。 法新社